

「你在做什麼！□□！」

突然，男孩感受到已經的手臂被拉扯，回過頭一看發現是剛剛與六条夏政談話的女教師。像是要遮掩污點似的，她將貼著許多紗布的男孩拉到身後，不想讓眼前的老闆看到如此不堪的景象。

「我、我很抱歉，六条先生，沒想到這孩子會擅自離開教室，讓您見笑了……」她微微低頭道。

「這倒是無所謂，松本老師，因為我要帶這個孩子走。」六条夏政雙手背在後頭，向前走一步，給人十足的壓迫感。

「可是六条先生，這孩子因為視力有缺陷不好照顧，您要不要帶走其他的孩子呢？他們也是很優秀的……」松本老師出言建議道，即使這番話語在一個六歲孩子耳裡聽起來相當殘酷，但明顯地、六条家的家主與一個總是被欺負的小孩，該在意何者的觀感可想而知。

但六条夏政顯然不買帳，他眯起雙眼，跟平時一樣不帶有感情、有著威嚴地說道：「妳難道是在質疑我的眼光嗎？」

「並沒有……六条先生。」松本老師從原本阻擋男孩靠近六条夏政的動作改為輕推著孩子的背。很明顯地，她是妥協了。

「既然您滿意這孩子的話，那就這樣吧。」

「可相當滿意了，過來吧。」六条夏政後面說的話當然是說給男孩聽的，而男孩也領悟了過來，迫不及待地小跑步到男人身邊。

——當然，六条夏政與松本老師的互動也被他毫無保留地看在了眼裡。

小孩子其實是很敏銳的，更不用說是在冷嘲熱諷、或是在無視下成長的男孩，總是要看人家眼光生活的他，馬上就看出來兩人權力的差距；將他視為麻煩並對他不理不睬的松本老師，在六条夏政面前卻是言聽計從，被反對也是馬上就同意了六条夏政，兩者誰佔有絕對優勢簡直一目瞭然。

老師此時對上給予孤兒院和基金會資源的六条夏政也只能示弱，可真是諷刺。

男孩就這麼靜靜地看著兩人對話、甚至只能說是六条夏政單方面命令老師的情景。

「那麼我們走吧，先離開了。」

夏政牽起了男孩的手，轉身離去。接著不知道從哪裡出現，陸陸續續又有幾個身材強健的男女走了過來，或許是因為身穿便衣的關係，所以才不引人注目，他們圍繞在六条夏政身旁，與兩人一同前行。

被這些大人包圍的男孩，不禁感到害怕，但他仍能感受的到這些人並不打算加害他們。

「六条先生，他們是……？」他有些戰戰兢兢地問道。

「保鏢，是保護我們的。」夏政解釋。

他們走過了育幼院的大門，幾台黑車停在門前。

「請兩位注意。」其中一位男保鏢上前，站在後車門旁，車門自動打開，他將手放在車門框上緣，防止夏政與男孩兩人在就坐時撞到門框上。

等確認兩人都坐在座位上後，司機操控將車門關上，然後開啟自動駕駛。

男孩看著漸漸遠去的育幼院，內心感到欣喜，他終於不用待在那個總是只能被欺負的地方了。

*

來到六条家的生活，處處讓他感到驚奇。

夏政給予了他從不曾想過的、或者說不敢奢望的。

光是房子的豪華程度就不在話下，寬敞的空間、臥室裡舒適又柔軟的床鋪、走廊上珍稀的古董、協助生活起居的管家傭人和家用型機器人，實在是太多讓他感到新奇的事物了，這裡還有游泳池！

聽夏政說這只是其中一棟他們起居的地方，為了方便上下班、在市中心還有一間居住的房子。

男孩穿著夏政買給他的新衣服，玩著時下流行的機器人玩具「小嗶」，身旁是溫馴的秋田犬「小花」；想當初育幼院好不容易買了一台「小嗶」，因為它圓滾滾的白色可愛外型，加上可以與人流利對談(當然僅僅是程式設定好的，並沒有自我意識)，受到了孩童的大歡迎，但數量稀少，因此都要去搶奪遊玩的權利；當然，基本上是輪不著他的。

而這一切在這裡都變得唾手可得。

「少爺，老爺有事情找您。」一位女僕敲了敲門，在門後說道。男孩聞言，放下了手中的機器人，往門前走去。

「好——」他應聲道，並向下蹲安撫了一下小花：「在這邊等我喔」，看著狗狗乖巧地搖了幾下尾巴坐下後，他也就離開了房間。

女僕將男孩帶領到夏政的書房，而夏政早已坐在辦公椅上等著，旁邊放著一把剛剛由家用機器人搬運的皮革椅，高度被調整的略矮、還可以轉圈圈的類型。

「直接坐吧。」夏政身穿米白色的毛衣搭配藍色襯衫，褲子是灰色的休閒褲。他直視男孩淡淡地說道；雖然男孩知道這是夏政的談話習慣，但被夏政盯著看、以及他的威嚴，他依舊是會忍不住感到緊張。

夏政接著轉頭看向女僕，微微抬起下巴示意對方離開，男孩也聽從夏政的指示坐到空著的椅子上。

「從今以後。」在女僕離去、關上房門的同時，夏政說道：「你可以叫我父親。」他開門見山。

「……欸？什麼？」

聽到夏政所說的話，男孩還無法反應過來到底發生了什麼，只是張大眼睛與嘴巴，本能般的提問。

「現在開始，你就是我兒子了。」夏政伸手輕輕地撫著男孩的頭，男孩乖巧地接受，並沒有閃躲。

「之後我會幫你換一個名字，就叫『夏紀』如何。」

「當作脫胎換骨，這感覺不賴吧？」

男孩——夏紀抬頭，看著夏政，眼前的男人臉上似乎難得展露了一抹笑容。

所以說、他要有爸爸了嗎？他要有爸爸了！

此時的夏紀，眼神裡彷彿有星星一閃一閃的，興奮之情不言而喻。

「然後，晚上我弟弟一家人會過來，到時候你可要以我兒子的身份好好表現。」

夏紀聞言，猛力地點了點頭。

*

到了晚上七點，正如夏政所說的，他弟弟一家人如期到來。夏政坐在面對門口、長方形餐桌短邊那僅有一個的位置，夏紀則坐在他的左手邊。

「好一陣子不見啦，哥。」率先發言的正是六条真介，夏政的弟弟。跟長他五歲的兄長給人沉穩嚴肅的態度不同，真介的表現就爽朗的多，頭髮梳成時髦的髮型，就連身上穿的也是剛出的最新款黑色皮衣，那雙訂製的球鞋也很是搶眼，若不是下巴還留有點鬍渣，他看上去肯定會比他實際年齡還要年輕的多；乍看之下，很難想像兩人是兄弟。

他直接拉開夏政右手邊的椅子坐下，夏政也並不很介意。

隨後跟上的是真介的妻子咲耶子，穿著一身長裙，右肩掛著女用的純暗紅色肩背包，上頭還有金屬扣作點綴，看起來很是典雅。她微微地點了點頭和自己的大伯打了招呼，就引領自己的兩個女兒到座位上坐好，自己則坐在丈夫身邊的位子。

而姐妹都留著及肩的灰藍髮，遺傳自他們的父親，秀麗的五官則是遺傳自她們的母親。姐姐百奈坐在咲耶子旁邊，看起來較為活潑、穿著黃色的小洋裝；妹妹奈緒表現文靜，身穿藍色款式。

理所當然地，在菜色送上來之前，一家子開始閒聊了起來，由於夏紀對他們來說還是陌生的新成員，於是便互相自我介紹道。

夏紀是對叔叔這一家有相當程度的好感的，真介叔叔開朗隨和、咲耶子阿姨優雅富有耐心，只是那對姐妹他還不知道該如何跟她們交流，雖然學習過禮儀，還是可以看的出百奈姐姐略顯浮躁，至於很少主動開口說話的奈緒姐姐，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與之交流。

接著家用機器人用推車開胃菜送上，在六条家的這幾天，夏政對夏紀一直採取放任的態度；當然夏紀是相當懂事地沒有鬧出什麼亂子，只是在用餐這方面，他並沒有正式學習過禮儀，也就只有和夏政吃飯的時候會被叮囑個幾句而已。

但這次再也不是單獨的二人用餐，來訪的客人還是父親的弟弟，而且是將自己以六条家孩子身份介紹給他們的，所以不絕對不能出什麼岔子讓父親丟臉，夏紀是這麼想的。

開胃菜的話……憑自己的印象，是拿左手邊最外側的叉子使用，但在那之前，他看見了其他人都早已將餐巾鋪在腿上，夏紀只能趕緊模仿。

那麼現在就能拿起外側的小叉子吃了，雖然看過幾次，但餐點的精緻程度還是忍不住令他感到讚嘆。鮮蝦佐南洋香料，外側則立上兩片玉米餅乾、並將小蕃茄切半點綴，以前的經歷總讓他想不顧場合全部狼吞虎嚥吃下肚，在初次來到六条家的時候的確是這樣，但現在明顯不是這種場合。

六条家的持刀叉用法是歐式，夏紀看著他們用食指抵住叉子背部彎曲的地方，高雅地插起蝦子吃下；他也跟著學習，可沒有多少經驗的他動作相當笨拙。而百奈看著夏紀忍不住輕笑了出來，然後便被咲耶子阿姨用嚴厲的眼神制止。

之後菜色一道道的送上，夏紀也稍微習慣了拘謹的用餐方式，不像一開始那麼緊張，同時他也默默地觀察餐桌上每個人的互動，除非有人主動找他談話，不直接出風頭——大概是在育院所養成的習慣，也因為這樣，夏紀發現了一些端倪。

比如說真介叔叔比起和咲耶子阿姨談話，更喜歡找自己的父親，大部份的時候都是真介聊自己的瑣事，而父親會在一旁傾聽，但這並不代表真介不尊重自己的兄長；相反地，這對性格迥異的兄弟相處的氛圍相當和諧。

而咲耶子阿姨則是將心力放在自己的女兒們身上，要是百奈對奈緒有玩鬧的打算時，在第一時間會上前阻止。

晚餐看似就要順利的度過了——直到送上甜點黑森林蛋糕時，百奈插了一句話，讓現場氣氛瞬間凍結。

「雖然說夏紀之後就會是我們的表弟了，但是他能待很久嗎，之前的其他人——」

話還沒說完，她就被自己的父親以兇狠的眼神瞪了回去，而她的母親驚愕地摀住了嘴、妹妹則是拿起甜點叉，切下了一塊送入嘴中不發一語。

「抱歉啊，我家這個大女兒有的時候講話就是這麼地不經過思考，但沒有惡意，可不要太放在心上喔夏紀。」

真介又很快地切換成平常和氣的樣子打圓場道，而夏紀自然也乖巧的搖頭說聲：「沒關係。」

然而百奈的話悄悄地在他的內心埋下了警訊的種子，能不能待很久、還有其他人是什麼意思——？

但晚餐還是當作若無其事的度過了，他們吃完後，將最後的叉子左上右下地斜放在餐盤上。而真介一家子和夏政寒暄了好一段時間後，才離開回家。

「今天過的還開心嗎？」夏政向身旁的夏紀問道。

而夏紀大力地點了點頭以做回應，在叔叔他們離開之後，他也稍微放開了自我。

雖然發生了一些小意外，但能在這裡住下來真是太好了。

「那就好。」夏政拍了拍他的肩膀。「不過從明天之後，有事情要交代給你。」

「我會請教師來好好教導你的用餐禮儀，要認真學習。」

然後以後的他將會以羨慕卻又看戲般的態度看待現在的自己——

若能一直這麼天真下去該有多好。